

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教材

语 文

(试 用)

第 四 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教材

语 文

第 四 册

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教育办公室发

北京人民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75 年 4 月第 1 版 197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K7071·303 定价 0.10 元

毛主席语录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目 录

第十讲 怎样写大批判文章·····	1
第十一讲 怎样写小评论·····	18
课外阅读二 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34

第十讲：怎样写大批判文章

革命大批判文章是论说文的一种。论说文按议论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立论，一种是驳论。革命大批判文章就属于驳论的范畴。它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它的基本特点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以批驳反面论点为主，通过对反面论点的批判立正面论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篇好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既要把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批深批透，又要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革命大批判文章是在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得到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革命大批判是无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旧世界，创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锐利武器。开展革命大批判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非常重视革命大批判的工作。他们在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批驳性论著，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唯心

历史观的破产》、《“友谊”，还是侵略？》等等。这些光辉著作是我们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光辉典范。我们要从中学习革命导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从中学习批判反动谬论的一些具体方法。

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准靶子，定好角度

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首先要确定批判对象，也就是要选好靶子。没有靶子，是无的放矢；靶子选得不准，就会偏离方向。而选准靶子，就必须从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就是说，要紧跟形势，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观察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以此决定批判的对象。

选准了靶子，还要明确角度。比如：对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可以写比较全面的批判文章，但一般是从一、两个方面进行批判；或者批判林彪及其死党互赠“克己复礼”的条幅的罪行，揭穿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或者批判林彪用以搞“克己复礼”的仁义道德这类腐朽的思想武器；或者批判林彪为了“复礼”而玩弄的反革命策略。对同一反动谬论，对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批判。如对于林彪所鼓吹的“上智下愚”的谬论，可以从两种历史观这个侧面进行批判，又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这个侧面进行批判，还可以从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不同人生观这个角度进行批判。这些不同的方面和侧面，就是不同的角度。选用什么角度，要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批判对象的特点来决定。但不论采用什

么角度,都应做到这么两点:一是要结合新形势,批出新水平;二是在一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和方面一般不要太广,战线不要太长,要围绕一个中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否则,就会分散力量,不易批深批透。

二、抓住要害,揭露实质

抓要害,就是要抓住批判对象的反动实质。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就要抓住它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要害,才能致敌于死命,才能彻底揭露它的反动实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须抓住它的极右实质,而不能被它某些“左”的假象所迷惑,否则,这种批判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怎么才能抓住要害呢?第一,要掌握有关批判对象的尽可能详细材料;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即阶级分析和路线分析;第三,要了解有关的历史背景。

列宁曾经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就告诉我们,要认识批判对象的本质,抓住它的要害,首先要了解有关批判对象尽可能完备的材料。比如,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时,不仅要了解他们说了些什么,更要了解他们干了些什么;不仅要了解他们公开的言行,更要掌握他们在背后所搞的阴谋诡计;不仅要了解他们的现实问题,还应了解他们的历史问题;等等。“把握”了这些材料,就要进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样,就可以找

出林彪反党集团各种罪行之间的内部联系，透过“左”的假象，看到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对他们的整个路线要这样分析研究，对他们的每一个反动观点、每一条反革命罪行，也应如此。比如，对林彪散布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的谬论，有的同志曾一度错误地认为，这是林彪在鼓吹“空头政治”或“过头政治”。后来，把这一谬论同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行联系起来，站在路线的高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就认识到：林彪所说的“政治”并不是什么“空头政治”或“过头政治”而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政治。他散布“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谬论，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治对各项工作的统帅作用，用资产阶级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政治，冲击并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以达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谓“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的要害正在这里。

列宁还教导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要抓住批判对象的要害，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因为一切毒草、牛鬼蛇神的出现，总是同一定的政治气候、具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背景相联系的。比如，对于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如果我们不紧密结合它出笼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而只在有无“清官”的问题上兜圈子，我们就看不出它的要害是“罢官”，就会陷入纯学术讨论的泥坑。又比如，在批判林彪鼓吹“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时，首先要了解孔老二提出“克己复礼”这个反动口号的历史背景，弄清其阶级实质；同时要了解林彪鼓吹“克己复礼”的政治背景，联系林彪反党集团

的整个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抓住要害，把它批深批透。

三、深入分析，充分说理

抓住了要害，就应集中力量猛攻要害，把它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批深批透。为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分析，充分说理。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只揭露一下反动言行，简单地下个政治结论，是没有战斗力的。只有深入分析，充分说理，才能克敌制胜，才能教育群众。所谓说理，就是你所提出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有充足的材料作根据。所谓分析，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确凿的材料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使观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如何进行分析和说理呢？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剖析批判对象的阶级本质，揭露其反动目的，是进行分析、说理的基本方法。离开了这个基本方法，是无法写好革命大批判文章，无法把反革命罪行、反动谬论批深批透的。

比如，《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一文第三段，一开始就这样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自有文字以来，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

争，不是剥削阶级压迫、剥削被剥削阶级，就是被剥削阶级起来打倒剥削阶级，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剥削阶级之‘欲’，必为被剥削阶级所‘不欲’。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里，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揭穿了所谓“恕道”的虚伪性，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又如《“中庸之道”阻挡不住历史车轮前进》（《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的形而上学谬论，揭露了他妄图用孔孟之道反对革命，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目的。文章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又揭露了林彪贩卖“中庸之道”、鼓吹孔孟反动哲学的反动实质。

直接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来批判反动谬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说理的具体方法之一。如《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一文，在第五段引用了列宁的这样一段话：“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然后指出，从孔老二到林彪的一切伪装菩萨的恶鬼，都是一身兼二任，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这些家伙讲所谓“恕道”，是为了“使民杀而不怨”，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的。列宁的话正象锋利的匕首揭穿了所谓“恕道”的反动实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时，一要确切，不能乱引乱用；二是要以所引语录为武器来说明问题，批判谬论，不能引而不管。

运用事实进行分析、说理，也是常用的方法。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时，应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不要

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而要用铁一般的事实，用工农兵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体会，来批判林彪、孔老二和一切阶级敌人的反动谬论。许多工农兵所写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如《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的第三段，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恕道”，接着就用两件事实进一步揭穿所谓“恕道”的虚伪性和反动实质：一是孔老二满嘴“恕道”实为杀人刽子手的典型事例；二是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奴隶、农民和工人的历史事实。事实证明，所谓“恕道”，就是反动派的欺人之道，吃人之道。又如，《坚持实践论，批判天才论》，（《工农兵批林批孔文选》）全文以木工班的工人同志自力更生试制成功六用刨光机的生动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伟大真理。这样的批判，很有说服力，所以战斗性强。

在运用事实进行分析、说理时，应注意不要罗列事例，而要紧紧围绕主题、围绕你要说明的观点来选用事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这些事例，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分析、说理的方法有多种，如联系一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批判，抓住阶级敌人的言行矛盾或反动谬论的前后矛盾进行分析批判等等。但是，不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统帅之下。

四、历史批判和现实斗争相结合

把历史的批判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历史批判为现实斗争服务，是写好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又一要求。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为了反革命复辟

的需要，总是要从被打倒的反动思想体系及其代表人物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以昨天的卑鄙行为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或者直接贩卖，或者改头换面，以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传播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反党集团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宣扬孔孟哲学，鼓吹“克己复礼”和“德”、“仁义”、“忠恕”之类的孔家教条，把孔孟思想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林彪反动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至反革命的策略，无不和孔孟之道紧密相联。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因此，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批林。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清除林彪和孔孟反动思想的影响。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把历史的批判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正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革命大批判文章战斗力的好方法。

把历史的批判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有两种情况：

第一，批判历史上的反动思想及其代表人物，针对着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如一九七三年八月开始发表杨荣国等同志的批孔文章，就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利用孔孟之道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这一问题。后来发表的一些批判董仲舒、朱熹等反动儒家徒子徒孙的文章，都是紧密配合批林批孔这一战斗的。

第二，批判现实问题时，联系历史上反动派的有关反动言

行，揭露批判对象的反动本质，追究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如《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把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批判孔老二的仁义道德紧密结合，深刻揭露了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的反动实质和罪恶目的。

我们在写作批林批孔文章或其它革命大批判文章时，都应注意把历史批判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努力提高革命大批判文章的水平。

五、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的过程，就是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能不能下苦功夫认真学习，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是能否写好革命大批判文章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要想写好革命大批判文章，首先就要“认真看书学习。”

第二，要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革命义愤。工农兵所写的许多革命大批判文章，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仇和恨，洋溢着对党、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感染力。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如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没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写不好的。

第三，要联系实际。写作革命大批判文章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因此，在写作时，应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力求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讲清问题。

第四，注意党的政策。首先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革命大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阶级敌人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但有的也要批判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这两种是不同的。对敌人，要无情揭露，狠狠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则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批判，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第五，注意辩证地看问题，努力防止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尤其要注意在批判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防止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不要简单化，绝对化，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因此，革命大批判的任务也是长期的。当前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为了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有效地发挥革命大批判文章的战斗作用，把革命大批判文章写得更好些。

附：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士耀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再宣扬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谬论。这一套是从反动阶级的“圣人”孔老二那里拣来的腐朽货色。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加到别人身上。”乍一听，是何等的迷人悦耳啊！可是，我们劳动人民通过自己长期切身痛苦的经验，早就看穿了这种谬论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剥削阶级压迫、剥削被剥削阶级，就是被剥削阶级起来打倒剥削阶级，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剥削阶级之“欲”，必为被剥削阶级所“不欲”。反过来，也是一样。孔老二是“恕道”的发明人，可他实行过没有呢？没有。比如，“死”，这大概是孔老二所“不欲”的吧，那么他是不是不以“死”“施于人”呢？实际上，他却偏偏爱杀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个满嘴“恕道”的“巧伪人”，就亲

手制造了两起血淋淋的残杀事件：一是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二是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尊严，下令残害了在齐鲁两国国君夹谷相会的会场表演节目的艺人。这证明，开口闭口“恕道”的孔老二，实际是个一点也不“恕”的法西斯刽子手。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所“不欲”的东西，是一定要“施于”奴隶，农民和工人的，历来是这样。奴隶主是不愿当奴隶的，却偏要广大奴隶世代代作奴隶；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愿作牛马的，却偏要广大农民、工人过着连牛马也不如的痛苦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工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挨皮鞭打，住滚地龙、吃猪狗食。资本家花天酒地的剥削阶级“欲望”越旺，施于我们工人的压迫剥削就越残酷。总而言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与孔老二的骗子哲学正相反。所以，一提起那个“恕道”，我们工人就怒火满胸膛。戳穿了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欺人之道，吃人之道。

恕道，恕道，明明做不到，那为什么从孔老二到林彪都要提倡这一套呢？这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孔老二讲“恕”，用之于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是妄想要大家在所谓“礼崩乐坏”的残局面前同舟共济，死死地抱住奴隶制的旧秩序，为“复礼”而“克己”。用来对付奴隶们和当时的新兴的地主阶级，则可以劝诱他们不要“犯上作乱”，不要变革，不要暴力革命，以维护正在急剧崩溃中的奴隶制。总之，讲“恕”是为了“复礼”，即复辟。孔老二对奴隶们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怕得要死，就用“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套来骗人，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是麻醉剂。所以，后来的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缓和激化

了的阶级斗争，都喜欢提倡这个“恕道”。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恕道”，又决不肯将“恕道”束之高阁，而且越是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派，嘴里越是要念着“恕道”。这个秘密被鲁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说过：“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所看透的这个“秘密”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之所以总有一些人要抱住“恕道”招摇撞骗，原来是恶鬼装菩萨，有这种特殊的需要。

列宁曾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从孔老二到林彪的一切伪装菩萨的恶鬼，都是一身兼二任，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这些家伙讲“恕道”，是为了“使民杀而不怨”，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对我们劳动人民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恕道”；在今天，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对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能够讲“恕道”吗？不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打倒叛徒、卖国贼林彪之类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林彪一伙对此拍得要死，于是就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哼哼唧唧地念起“恕”经，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妄图用这种腐朽的孔孟之道麻痹我们的思想，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以便他